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勉齋集卷三十四

　　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楊景猷

勉齋集卷三十四

宋 黄榦 撰

雜著

催科辯

客有問於余曰催科之事子之所不屑為乎曰非也曰子之拙於催科何也曰非不屑為也有不得為者有不忍為者有不當為者有不可為者曰其詳可得聞乎曰催科之法要當任之專信之篤而後事可辦也臨川之

財賦所見催者有開禧三年之舊苗有開禧二年之舊稅有嘉定元年之新稅舊者額已少而難催新者額尚多而易催今州郡以其舊者縣催而縣納以其新者縣催而州納縣催而縣納者則有縣吏主之有手力督之朝以至則朝以納夕以至則夕以納彼戶長者天下之頑民也退有所畏進無所阻故不容於不納也故舊苗舊稅之在縣者比之舊年增多萬餘貫新稅則不然催於縣而納於州縣不過出文引以示之而已其納於州

也聽戶長之自納而已既無人以督之而州吏頡頏曰未申而已歸矣戶長既無所畏而反有所阻宜其不能無欠也縣之申於州者不知其幾狀也請於州者不知其幾語也漠然若無聞焉此所謂不得為者也曰舊苗舊稅亦有二三萬之欠子得為之矣而不為何也曰不敢為也今之苗稅之數皆經界已後之總數也自經界之時已有不可耕不可栽之名經界之後又有逃亡走絕沙埋落港之數又有撥入州縣學慈幼院而不輸於

州者苗稅之額徒在而苗稅之實則無也吾豈不能峻其期限嚴其箠楚而使之納顧恐保正戶長不堪其苦懦者則貿田廬鬻妻子以償之強者則執平民之産去稅存者以誣之蚩蚩之氓君以為天國以為本戕其天賊其本吾不忍為也曰是則然矣子之所謂不當為不可為者何也曰古之取民者非得已也故當量其地度其力以為之征歛而亦未嘗不立為一定之法也故近郊什一遠郊什二什一什二之外一毫不妄取也今則

不然苗錢舊若干今則增為若干矣稅錢每疋若干去年則增為若干今又增為若干矣夫民至愚而神若昏而明惟有以得其心而後有以得其財顧其往年之所納不至若是多也則方讐嫉之不暇而孰肯樂輸乎此端一啟後之人又將有求多於此者矣今乃併其所謂增之數立為數萬之額以責其促辦是則所不當為也縣之財賦縣令不辦當罪其令不應取而歸之於州猶州之不辦總領轉運未嘗取而自催也自前太守取而

歸之州已非州郡之體去歲賢太守下車之初慨然舉而歸之於縣然猶不盡歸者其不盡歸者非幙府之願非胥吏之便也蓋苗稅之所輸者有所謂事例錢者縣得之則以修廨舍造器用供過客宴同官呈比錢者縣吏得之則以活其家故歸之於州則縣皆不得與而幙府胥吏得之矣故不盡歸猶不足以快其意也故於新稅特為遲緩要阻以幸其虧之多及其折苗之將起也乃求一妄男子作為白劄以言縣之不辦庶幾太守聽

信復歸而舉之於州也不然則此劄胡為不發於去冬而發於折苗之將起乎嗟夫險矣哉吾老矣無所望於世又孰能受屈於此曹哉是則不可為也矣予豈不屑為哉予不得已也作催科辯

不從宇文辟辯

諸公皆以榦從宇文之去為是不從為非因以辯之榦自信陽得疾幾至不救吳宣撫諭令解帥幕之職從宣幕之招榦以病辭得歸養病今病未瘳而復從宇文之

行其誼安在宇文始欲以帥幕辟之矣後改正宣撫復欲以宣幕見招若從之行是辭卑居尊義尤不安况興兵動衆國之大事以身許人亦非小節要當斟酌可否豈宜見利則趨若外言體國内實規利不量才力冒當重責雖曰體國而實誤國雖欲規利利亦何有城南宣幹厥監不遠豈宜冒昧復蹈其轍加以十年之偽學爲一日之實材若不力辭或至踈脱則小人益得以肆其喙善類將無所容其身不惟榦受其禍而上辱先師下

累朋友至於彼時又將以不合輕去而見責矣去歲夏間諸路敗衄論者以鄧宣撫之故皆謂道學首唱兵端若非廟堂察其本末力排異論吾輩皆已不免矣况又敢以其身誤國以規利乎劉韜仲從鄧公之招今議者皆非之幹不從宇文之招議者又非之然則將如何而可古之君子出處去就如陰陽四時各當其可今之君子各削其半有出無處有就無去如有陰無陽有秋冬無春夏古之君子一出一處各適其中不幸而過寧過

於處無過於出過於處猶有畏義之心過於出則利焉而已矣然則不從宇文之招未見其為不可也曰然則子之從吳公之招可乎曰吳公幹之故人帥幕非主兵之職然予亦已悔之矣豈敢迷復而不反乎作不從宇文辟辯

除喪辯

或曰九月以下之喪除喪之日禮經無明文將併始死之月以及除喪之月朔為九月耶如正月十五日至三月初一日之類抑

自始死之月數至九月又踰月朔而爲九月耶如正月十五日始死至四月初一日之類曰此於禮經雖無明文然以禮考之恐必數至九月又踰月朔而後除喪也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則僅至兩年又踰月而遂除服則九月之喪亦必至八月又踰月而可除服矣今乃欲至九月而又踰月毋以重服反輕而輕服反重乎曰三年問曰至親以期斷加隆焉故使再期也又小記曰三年問再期之喪三年也古人三年之喪本謂之再期是以足兩年又踰

月除喪也再期之喪足兩年又踰月而除喪也則九月之喪足九月又踰月而後除喪無可疑矣況期之喪十三月而大祥此又禮經之明文也期之喪足一期又踰月而除喪則九月之喪安得不足九月又踰月而除喪乎檀弓云既葬各以其服除注云三月而葬則三月之親先除服古人葬事先遠日蓋卜下旬之日以葬吉也若大夫以成月數則葬以三月乃在四月之內不應於未葬之前而遂先除服也使三月之喪亦併始死之月

及除喪之月朔為三月則是未葬而先除服矣未葬之前緦麻既先除五月九月又未當除則既葬之後所謂各以其服除者所除何服耶况三月之喪若至二月又踰月而除則假令有人正月三十日死至三月初一日而除則緦麻之服僅及三十日而止此豈近於人情耶三月之喪不可以至二月又踰月朔而除服則九月之喪亦不應近至八月又踰月朔而遂除服也以朞喪及三月之喪例之則九月五月之喪當必足九月五月又

踰月朔而後可除喪也若朞喪則十三月之内畢日至大祥緦麻之喪則既葬而除服也曰乆而不葬者柰何曰禮曰乆而不葬者惟主葬者不除如此則九月以下之喪各足月數又踰月朔而後除喪也明矣

易説

警學謂用應始有體該本無則是虚也程子以文為人以位為時則實有是事也以為虚則觀象玩辭者何以體驗持守之要乎觀上文及其貫之萬事一理之語則

理定既實以下皆指深於學易者而言理即體也用即事也理之為體雖實而所該者無形事之為用雖本虛而應乃有迹稽實存體所以玩理待虛應用所以制事當潛而潛當見而見皆理之自然而不可易者非實乎然求其所謂當然者則無形之可見非本無乎未有潛見之事非虛乎處陋巷三過其門而不入則有迹之可睹非始有乎程子之説與此意自不相妨特解易則皆推説耳

雲上於天需待之象今而曰雲上於天無所復為則是
兼取於飲食燕樂之義雲上於天自為需待之義飲食
燕樂則君子處需而得其道耳九五一爻盡之非為無
所復為取飲食燕樂之義也
風自火出明内齊外之義今曰身修家治則於風自火
出之象有所未明火在内卦為明内明身修也風在外
卦為齊外齊家治也上九一爻是其義也
師取畜衆之義則兵師師衆一也今曰水不外於地兵

不外於民則似以兵師師衆爲二義師卦皆主兵師而言然兵師師衆本亦一義旅師亦然師之爲言衆也在軍則有師之名

升言順德謂物理之升皆以順積而致之本義順當作慎積小高大方有升義以其小而能高大則不可不慎故慎義爲長

困言致命謂委致於天命耳本義云猶持以與人而不之有未明致有二義有以此召彼之來兵法致人是也

有自此推之於彼事君致身是也大學致知亦然二義雖不同或移彼至此或推此至彼其義一也若謂委之命則非至字之義故命只為吾身性命而致為推以與人也

西銘說

嘗記師說西銘自乾稱父以下至顛連無告如碁局自子之翼也以下至篇末如人下碁未曉其說丁卯夏三衢舟中因思之方知其然乾父坤母予混然中處此四

句是綱領言天地人之父母人天地之子也天地之師塞為吾之體性言吾所以為天地之子之實民吾同胞至顛連無告言民物並生天地之間則皆天地之子而吾之兄弟黨與特有差等之殊吾既為天地之子則必當全吾之體養吾之性愛敬吾之兄弟黨與然後可以為孝不然則謂之背逆之子于時保之以下即言人子盡孝之道以明人之所以事天之道所以全吾體養吾性愛敬吾兄弟黨與之道盡於此矣

雨暘寒暖風說

衢州道間因思雨暘寒暖風之變天地之間不過陰陽交感扞格而不交則為旱交感之太過則為雨陽有餘陰不足為暖陰有餘陽不足為寒四者加以急疾則為風

金木水火土說

金木水火四者金水陰也火木陽也金水皆素具形質於天地之間非有所附麗假借而後有也火以木而後

成一本作形木因土而後發木土之氣盡則火木亦隨而歇滅蓋陰質陽氣其分如此

記丁卯揲卦解

丁卯正月朔旦揲卦得困其辭曰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占之者曰此隱遯之象也予以江陵吳公之命至廟堂白事併求祠禄以應三歲之占遇宇文尚書復欲相辟入幕予不從諸公大恐以為必拂廟堂之意予遂浩然而歸隱於幽谷之中以聽天命

五月一日占遇震之姤五爻俱變合占之卦不動爻在姤之四其辭曰包無魚起凶象曰包無魚遠民也是時欲求嶽廟占之不吉而歸

戒殺記

丁卯夏用兵冬北兵入邊予適在荆襄自見江北百姓及諸軍死於鋒鏑不可勝數奚啻如羊豕之被害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使之至死深可傷念自有天地以來便有戰爭便有殺戮因思人之暴殄天物亦不可不戒

也戒殺一事吾儒雖不言然殺之以時用之以禮亦决不若後世之暴殄今觀孟子言七十者可以食肉則未七十者固無因常食肉也如此則殺生自少後世嬰兒便要食肉安得不暴殄天物人身惟五穀可以療饑稍有滋味便可以進食亦何必須多食肉人若省得食肉亦覺志氣清明用度自少亦免得分外過求不可以其說類釋氏而不之思也仲夏三衢舟中記

日記式

日記

聖賢之教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又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此録之所以作也自旦至暮自少至老置之坐右書以識之文行相須新故相尋德進業廣矣

一記年月日　　歲次　一行

一記氣節寒暑雨暘之變　　天運　一行

一記所寓之地　　所寓　一行

一記所習經子史集四書多少隨力所及

讀書起止　四行

一記所出入及所為大事

出入動作　三行

一記所聞善言所見善行

善言善行　三行

一記所見賓友

賓友　三行

先於孝友人性本善知識不明故流而為惡聖賢經訓所以勉人改過趨善凡儒衣儒冠自當窮經博古立志為學而儒學莫先於讀書人身至貴少有縱放即流而為賤戒謹恐懼庶幾寡過事以勤而集養以常而賤人有

一身則仰事俯育自有當為是必雞鳴而起恐常不及豈宜惰其四支無所用心用以儉而足以奢而匱人之一身不過惡衣惡食即免饑寒不見可欲此心不亂豈宜縱耳目之好以事無益今百餘年更歷三世守此五事常如一日繼今子孫所宜永監書之家廟以示不忘

始祖祭田關約

輸愚不肖無以振祖宗之遺緒每念丘壠之重則為之愴然以悲今年已七十恐一旦溘然填溝壑無以為子

孫祭祀之計則將抱終天無窮之恨惟是從宦以來生理微薄平日志願迄莫之遂墳墓之近者尚賴子孫相與維持獨同慶先祖墳共四所已三百年雖族人春秋醵金祭享其間貧困者亦頗以為苦世代既遠人情易怠自祭享之外亦罕有至墓下者大非孝子順孫追遠報本之心今輒以本位近歲取贖到古田等處蒸嘗之苗僅四畝一角六十七步每歲供納穀十六石充祭祀之用緣所入甚微未足以供諸房輪收今欲每年於內

撥六石充祭享及輸租外公交族長掌管以備不測支遣如無支遣即將所餘之穀積累增置俟十年以後即以增置益厚輪贍宗族貧乏者其元穀十六石毋妄用日增享祀之費餘一半以備支遣椿留增置以贍貧乏之用此則必有族人賢者推至誠敬祖之意為之區處永妥先定其規模薄陋之弊悉革多方以增益之亦所志願也嘉定十四年仲春清明裔孫奉議郎主簿亳州明道宫幹

臨川勸諭文

竊以天地之間萬類雜糅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民吾同胞物吾同與亦惟明理者見其大則心泰獸相食且人惡之況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而逞忿忘身君子耻之臨川之民秀而能文剛而不屈故前輩名公彬彬輩出惟臨川為盛然其流俗之獘亦以其剛而喜於爭以其文而工於訟風俗不馴莫此為甚當職不才誤叨邑寄兩月之間披閱訟牒幾數千紙毫末之爭動經歲月贏

糧棄業跋涉道途城市淹留官府伺候走卒斥辱猾吏誅求犴獄拘囚箠楚業毒何以堪忍訟而不勝所損固多訟而能勝亦復何益何不思天地之性惟人為貴均氣同體誰無善心豈可萌此惡念自絶天地何不思父母生育以有此身愛護髮膚以至成立豈可輕以小忿毀辱父母何不思祖先勤勞置立産業亦欲百世以永其傳豈可爭較毫末破蕩家業何不思生育子孫以求嗣續亦當殖福庶可以長豈可包藏禍心殃及後代所

爭甚微所失甚大其訟愈工其禍愈酷故易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又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葢古人不可爭訟訟而雖勝亦不足以為貴也孰若士農工賈各務本業起居出入常存道心孝順父母友愛兄弟親戚鄉黨交相和睦利則思義忿則思難既無爭競亦無禍殃既無妬忌自無怨恨心平氣和身安家足其可樂哉當職身膺民社斷訟曲直自當詳細推究至於虛公畏志健訟百姓亦不敢不嚴加懲儆然亦深念愚民惟兹

王綱憲綱一朝之忿以忘其身則訊鞫之下誠恐有不明之罪也故敢以愚見廣敷哀矜勸爾百姓各宜交相告戒毋貽後悔

禁詩軸縧旗榜文

當職不才冒領大邑惟恐踈繆得罪也今米價低平細民樂業天實為之豈伊人力近來城郭鄉村人戶乃有作為詩頌造旗背負以相襃譽不惟不足當此虛名抑使人戶重有所費目今蝗蟲遺種復生日夕憂惕但知

省過何暇矜能凡我邑人切莫虛費除巳告示士子令後不得復為外仍給榜曉諭各宜知悉

新淦勸農文

每月之望本縣出郊召父老諭之曰爾為農耕種窮困勤苦孰知之孰逾之暑而烈日汗背寒而嚴霜侵膚雖早晚不能避其胼手胝足越陌度阡縱咫尺不可逃四民惟農最勤獨耕甚苦爾農之害又不一而足使爾父子輕於相棄夫婦輕於相離兄弟輕於相訟轉徙饑餓

不安其生可哀也哉縣令既不能為爾興利除害其可無以勉爾乎爾既不能不衣食而生天地之間又不能不桑耕而為衣食之計則莫若勤勤則不匱爾之求衣食之路甚狹爾之享衣食之奉甚難則莫若儉儉則易足人之視爾甚弱而易陵爾之敵人甚拙而難勝則莫若忍忍則寡爭能佩斯言庶可以苟安於斯世矣今之昏惰敢不自勉田主債主與夫貪黠誅求侵刻欺詐以害我農人者盍亦深思均氣同體之義與吾衣食之所

自來相賙相給使我農人亦得遂其生平之願爭訟不興里閭安静協氣感召時和歲豐顧不樂哉幸相與勉之

漢陽禁約官屬違法出界仍榜客位

畔官離次夏書所戒竟外之交春秋譏之本軍距鄂州雖一葦可航然係是别郡自有疆界守土之臣自當各守其土其他官僚不差應出者雖本界地分亦不應輒出可以差出者亦須有公事有文移方許出界國家成

法具存官吏所當遵守今來本軍官屬動輒往來鄂州不以為恠甚至郡守亦或一往竊詳其意不過欲奔走諸臺以求知已其次則謁親舊事宴游抑不思事上之禮正以奉法守職為先若失職違法乃監司之所當按治又何以望其知已輕棄職守違蔑憲典事體非輕帖諸廳今後不許輒違法出界仍榜客位

放免漁人綱釣魚利錢榜文

古者山澤之利與民共之本軍常賦所入甚薄全藉湖

池魚利支遣然所謂湖池乃人戶產業魚利乃容旅興販故量其所出而收其租入此有不得已者至於大江之中舟楫往來即非人戶產業漁人採捕以給衣食即非客旅興販亦欲分其微利秋毫不遺非所以體國家仁厚之意而盡郡守牧養之職上項魚利合行蠲免訪聞亦有豪强之家强占長江水利收魚利錢者亦合併行禁戢

免行戶買物榜文

官司收買應用物色若有見錢何處不可收買令來本軍應買一文以上零碎雜物並是出引追行戶供物想持引上門之人必有乞覓需索及至供認又須被人吏揀擇邀求至於請錢又被公使庫拖延除尅令至外廳亦復出引搔擾民戶深屬不便令後本軍收買雜物逕差人就鄂州收買並不得出引追擾行戶外廳吏敢似前追擾許行戶前來陳告切待重作施行備榜市曹曉示別引追李裕同詞人對仍轉牒諸廳取遵禀申

免人戸賑糶榜文

本軍昨委官勸諭上戸出米糶與居民亦只照孫監丞例非是創意搔擾尋據所委官勸諭到米三千餘石本軍未及行下勸糶間節次據人戸前來陳詞乞行蠲免本軍既無實惠可及人戸先使人戸憂慮如此甚非為政者所宜況本軍所謂上戸有蓄積之家委實不多其間亦有若富而實貧者不應皆令賑糶本軍只得多方自行措置糶與貧乏之家所有勸糶並行蠲免兩政勸

糶棄卷姓名悉行燒毀庶幾異日不至重為人戶之擾須至曉示

約束場務買納歲計食物榜文

據公使庫呈買歲計獐鹿鵝兎及鱘鰉等魚從例監諸場務合干人收買照得場務合干人只管收趁官課不應勒令收買食物兼者散在諸鄉者必是科擾總保等人總保等人又是科擾百姓官司文引一出收買一觔必是收買三五十觔除納官外又須納與諸廳人吏交

納之際公使庫人吏又要錢使用如此不勝其擾其實又只供口腹之需及苞苴之用州郡何忍以此擾民除已判令照年例各減一半仍只差市買照市價就城收買如買不得即不須買外切恐外人未知因依仍舊被塲務合干人照年例騷擾深屬不便兼恐兩縣亦有年例行下總保收買上件物色騷擾百姓亦仰照本軍約束不許科擾如違許人告切待追人根究施行備榜市曹及兩縣張掛曉示

安慶勸諭團結保伍榜文

照對兩淮州郡自三國六朝干戈相尋無復寧歲本朝南渡又且百年講好息兵民得安業然紹興辛巳開禧丙寅亦未免戰爭之擾龍舒為郡雖北兵所不到然李成張軍大亦嘗竊發刼掠居民州縣百姓欲保室廬則有性命之憂欲逃山谷流徙江南則廬室焚毀糧食空竭終亦轉死溝壑嘗觀五代之末周世宗攻兩淮州郡各已降附周之諸將恣行殺戮淮人相與結集保伍截

紙為甲號白甲軍大敗周師雖周世宗之英武亦且退

却蓋淮人忠實勇健若能平日團集保伍閲習武藝叶

心一意共保鄉閭雖有强敵莫能為患又嘗觀唐咸通

間浙東賊裘甫掠諸州惟明州之人相與謀曰賊若入

城妻子皆為葅醢况貨財能保之乎乃自相帥出財募

勇士治器械立栅浚溝斷橋固守賊不敢犯浙人怯弱

協力鼓勇向前却敵况我淮民忠實勇健誰曰不能本

府見行措置修築城壁練習軍兵行下諸縣團結保伍

凡爾百姓各宜為鄉閭室家相保之計解仇息訟務相和叶閒暇之日閱習武藝務要精熟遇有緩急遞相應援以保室廬以安妻子守禦之策無以易此故茲勸諭各宜知悉

戒約隅官保長以下榜文

巳官保長大小甲首皆合律隅奉公憐貧憫老撫恤甲戶守護鄉里乃敢倚恃聲勢擅作威福出入呵道恐嚇細民點名教閱恣行撻撻單丁貧戶勒造軍器供報紙

筆數抑錢物捜索徵罪報復私讎將以保民反以害民除已容切體訪應有違犯定行決配不以蔭贖今榜曉諭各宜知悉

禁約頑民誣賴榜文

本府諸縣公事多有頑民自縊自刎以誣賴人者諸縣便以為事干人命收捉所賴之人以為大辟身差官檢覆禁繫累月又行結解被賴之人本無大罪而家業已破蕩矣頑民習見一死可以賴人纔有小忿便輒輕

生死者既以無藉而隕命生者又以無辜而破家此該諸縣官吏不能斟酌事情但欲應文逃責至其愚者又以為人命至重不可不為根治却不思彼自取死於他人何預便使真曾與之毆打亦不過得毆打之罪何以至為大辟禁繫結解耶至於佃戶地客少欠租課主家不可不需索人家奴僕或有小過主家不可不懲戒亦輙行誣賴此風豈可長哉牒諸縣今後應有自刎自縊

公事並闕

曉示城西居民築城利便

七月十六日據府市西廂士民祖堯述等狀使府興築外城為居民防護賊寇但本府向西坐落最低每歲山水暴漲全藉舊土城迂曲使水勢彎環自北以西入西門外河則城内無渰浸之患今若築新城只自張王廟畔曲轉處正是水勢直來衝打去處未蒙從長相度若存留舊土城抵新城則土石必不能相貼水勢一攻土城必壞直衝入城將何抵禦伏乞從相度施行奉到州

郡不可無城壁如人家不可無墻垣人身不可無衣服今蘄黄小州在安慶之南尚且有城以守禦安慶大府去淮邊不遠豈應蕩然全無城壁往年張軍大之事爾父老所親見當職不自量度到任以來首以興築城壁為爾百姓防備不虞但築城則當思所以守可築而不可守則不如勿築故築城之法以小為貴小則守城之人用力為易若所築太闊兵力不及反誤百姓利害非輕本府形勢民居多在東北一隅西門一帶只是夾路

一條人家相對其他盡是空閑田園若使元無古城於法亦當截減況今所築乃是因古城舊基自祠山廟向南創築比之目今西門減省二百八十餘丈是六分而減其一若六千人守城則可減一千人城勢團簇往來巡邏易以為力萬一警急城西之人不過移入城内便可無虞苟寬濶難守不惟城西之人無所逃避併與一城之人皆不可保則所築之城不足保民反以誤民此其利害曉然易見城西之人特以本府置之城外故設

此為詞本府官吏日夜辛苦只為百姓何嘗於城西父老乃不加卹特爾輩處利害之中故不知有利害之實耳今至謂累政積錢只是禦水如楊國博淡壕以培子城亦豈只為禦水而設其他州郡本無水患亦何故皆有城壁本府今雖創築新城仍舊可捍水土城即不除掘自可捍禦水勢若謂新城土城交接之處恐磚與土不相貼易以衝壞却有此理本府包砌新城於交接之際再與用甎於土城之外包砌數丈使甎足以蔽土則

可以無患亦與趙知郡周監丞用軏用石無異州郡築城之後再有氣力更於西邊一帶土城多方措置令其堅牢決不至使汝父老有墊溺之憂栽插竹木令其蔽塞浚壕塹令其深險不惟可以禦水設有緩急亦不至使有衝突之患汝父老宜以一郡之利害為念不可以為吾家不得在城内妄生意見有誤大計恐本府所見尚有未盡仰人戶再來陳詞故兹曉示各宜知悉

七月二十九日據西門廂士民計君庸等狀乞仍舊從

西門土城興築城壁及招募民兵守城等事奉判昨據城西居民不肯依古城興築必欲依後來防水土墻爲城當職誠知不便於守禦遂備榜明述利害庶幾居民易曉今復行陳詞然竊其意但見向來已在城中今乃屏之而出城門之外不得與東方之人均得城守之固耳此其意亦可念也但其說以爲後來必有開通壕塹掘至土墻必有水患此則不然安慶地形西北最高若元有水可通則後來必有開壕通水使之流轉今古城

西北角自是陸地無水可通何緣更有開壕以通水又以為多招民兵以防城州郡事力有限豈能賙給民兵萬人留之數月為防城之用至又執出圖經以為所在碑記皆稱今之西門即是城門圖經乃是近來人所撰只據目所親見而言豈復知有古城古壕之可驗豈有古城古壕不可為據若此等數皆是詞窮理短只欲强詞以僥倖一中耳此與前狀所謂積錢築城但欲禦水之說無異顧本府向來所慮只欲城勢團簇守禦堅固

故但欲依古城八里易以防守今若依防水之墻則遂為九里半之城增五分之一委有城濶難守之患但西人陳詞不已不欲重違其請今亦姑從所請一面興築若潛皖之勝藩府之大城濶九里有半亦未為過但得後來為太守者戢姦惡撫善良愛惜財賦招募兵卒修治器械又城中居民各存善心毋相欺詐毋相殘害變成美俗四方之人皆願受廛而為氓則亦何患九里之城不可守哉此則當職之所深願也然民難久役事貴

速成亦望爾民更相賛助上下一心成此勝事故茲曉
諭各宜知悉

勉齋集卷三十四

勉齋集卷三十五

宋　黄榦　撰

雜著

帖軍學請孟主簿充學正

守令之職不惟治獄訟理財賦正欲崇學校養人才使教化行而風俗媺漢陽為郡湖山之勝奇秀清絶江北之俗質實渾厚當必有瓌偉傑異之才彬彬輩出歷考圖志未有聞焉則亦司宣化之任者曠其職耳漢陽知

縣暫攝教官固知以教導為急然邑事叢委不得朝夕與士友講貫故士友之來學者聞鼓而集會食而散絃誦之聲終歲寂寥如此而望人才之成就亦難矣竊見前漢陽孟主簿老成耆學直諒多聞帖請充軍學有官學正專一在學兼教導職事仍請條具學中合行事宜與教官商議自新年為始日請在學生員赴學習讀遇夜宿齋日書所習課程以俟稽考庶幾日益月進業廣德崇以成一郡風俗之美案帖請仍關軍學照會

行下軍學為申請增俸錢帖

學校養士本是美意為郡守教官者不知以道義訓誨諸生但欲增添俸錢增置學產以取士子之才譽所謂教養之義安在哉況此一項錢去歲九月王知軍已被均州之命則漢陽軍錢物均州太守不應妄行支破陳知縣輒行陳乞王知軍亦復聽從官司錢物盡是百姓膏血豈是官吏得以妄行支破沽譽干名據學司齋到簿歷對算每月百五十貫會子支破尚有餘剩又何用

再支五十貫㑹子職事員數朝廷自有著令今增置至數倍亦有足跡不到學校而遥請月俸者官司又何忍以生民膏血充此無用之費哉天下事惟求其是若海事合理俯仰無愧人自心服若但欲以錢米買士人之唇舌可謂無識之甚者當職不敢曲狥此請帖教授照㑹仍請勘職事不在學虚請俸錢者並請削其籍具姓名申

行下軍學罷職事二員帖

學校則有禮義官府則有法守二者常相為用而不可

廢農處於田工處於肆士處於學理也今職事之額甚衆而學校之絃誦寂然此於理已有未安况又捨而他之但月費俸錢而已於理安乎理所不安學校官府皆坐視而不問則非所以導禮義而顧法守也假令為職事者皆援此例皆捨學校而虛請俸錢又豈設學養士本意哉劉王皆此邦士類之秀者教官尤宜護惜毋使之受此非理之俸是乃愛之以德也

行下軍學申嚴釋奠事

釋奠大祀禮當嚴整本軍循襲蕩無規矩行禮之際吏卒頻來笑語詈無忌憚行禮方畢搶奪蘆蓆及祭餘果子之屬本軍失於禁戢學中亦不申舉令已無及來春釋奠須備榜約束仍先關閉後門不得往來專帖都監門學守把吏卒不得無故入學帖軍學照應施行

勸獎賑濟官李監務牒

李監務雖是西班其敏於事如此行下未半月發去錢米十日戸口抄劄貧富已曉然又已糶麥分團賑濟其

為慮又周密皆老僕所不能及若留心如此兩鄉之民必無流離饑莩之患矣敬服敬服公庫送錢三十貫酒四瓶各七升虞候齎呈諸廳望各留意一郡百姓幸甚沌口監鎮講說此事已兩月並不見抄劄戶口仍牒催

再除知安慶府行下本府牒

照得當職於今月二十日準制司牒備準尚書省劄子令仍舊知安慶府除已一面擇日起離前至池州所有遠接新官儀料等物如人從衣衫之類一物一儀並請

寄收軍資庫不得妄有支動準備後來接新官用免被虛費官錢當職目令起離係就建康府差借人從荷轎仰本府並不須差人前來迎接虛破請受但差承局兩名前來池州探候消息仍未須差雇渡船以致騷擾衙宇並是依舊不須糊飾亦不須置辦備宅等物當職只是單騎前來仍不許虛破一文官錢須至公文

勉齋集卷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勉齋集卷三十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吴烜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楊景猷

勉齋集卷三十六

宋 黄榦 撰

行狀

朝奉大夫文華閣待制贈寳謨閣直學士通議大夫謚文朱先生行狀

曾祖絢故不仕 妣汪氏

祖森故贈承事郎 妣程氏贈孺人

父松故前任承議郎守尚書吏部員外郎兼史館

校勘累贈通議大夫妣孺人祝氏贈碩人

本貫徽州婺源縣永平鄉松巖里

先生姓朱氏諱熹字仲晦甫朱氏為婺源著姓以儒名家世有偉人吏部公甫冠擢進士第入館為尚書郎兼史事以不附和議去國文章行義為學者師號韋齋先生有文集行於世吏部公因仕入閩至先生始寓建之崇安五夫里今居建陽之考亭先生以建炎四年九月十五日午時生南劍尤溪之寓舍幼頴悟莊重能言韋

齋指示曰此天也問曰天之上何物韋齋異之就傅授以孝經一閲封之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嘗從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少長厲志聖賢之學於舉子業初不經意年十八貢於鄉登紹興十八年進士第以左廸功郎主泉州同安簿涖職勤敏纎悉必親郡縣長吏事倚以决苟利於民雖勞無憚職兼學事選邑之秀民充弟子員訪求名士以為表率日與講說聖賢脩己治人之道年方踰冠聞其風者已知學之

有師而尊慕之歴四考罷歸以奉親講學為急二十八
年請奉祠監潭州南嶽廟明年召赴行在言路有託抑
奔競以沮之者遂以疾辭三十二年祠秩滿再請孝宗
即位復因其任會有詔求直言因上封事其畧言聖躬
雖未有闕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朝政雖未有
闕遺而脩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可徧
以䟽舉然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陛下毓德之初親
御簡策不過諷誦文辭吟咏情性比年以來欲求大道

之要又頗留意於老子釋氏之書記誦詞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今日之計不過脩政事謹邊防然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疑之也金人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讐則不可和也義理明矣知義理之不可為而猶為之以有利而無害也以臣策之所謂和者有百害而無一利何苦而必為之

願疇咨大臣摠攬羣策鑒失之之由求應之之術斷以義理之公參以利害之實閉關絶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使吾脩政攘夷之外了然無一毫可恃為遷延中已之資而不敢懷頃刻自安之意然後將相軍民無不曉然知陛下之志更相激厲以圖事功數年之外志定氣飽國富兵强視吾力之强弱觀彼釁之淺深徐起而圖之中原故地不為吾有而將焉往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

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欲斯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今之監司姦贓狼藉肆虐以病民者莫非宰執臺諫之親舊賓客其已失勢者既按見其交私之狀而斥去之尚在勢者豈無其人顧陛下無自而知之耳明年改元除興復召辭不許即入對其一言大學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盖有是物必有是理然理無形而難知物有迹而易覩故因是物以求之使其理瞭然於心目之間而無毫髮之差則應乎事者自無毫髮之

繆陛下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嘗隨事以觀理故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嘗即理以應事故天下之事多有未明是以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平治之效所以未著由不講乎大學之道而溺心於淺近虚無之過其二言君父之讐不與共戴天乃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凡有君臣父子之性者發於至痛不能自已之同情而非專出於一己之私然則今日所當為者非戰無以復讐非守無以制勝是皆天理之同然非

人欲之私忿也未言古先聖王制御邊陲之道其本不在乎威强而在乎德業其任不在乎邊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紀綱今日諫諍之塗尚壅佞倖之勢方張爵賞易致而威罰不行民力已殫而國用未節則德業未可謂脩朝廷未可謂正紀綱未可謂立凡古先聖王所以强本折衝威制邊陲之道皆未可謂備三劄所陳不出封事之意而加剴切焉先生以為制治之原莫急於講學經世之務莫大於復讐至於德業

成敗則決於君子小人之用舍故於奏對復申言之蓋學有定見事有定理而措之於言者如此除武學博士待次乾道改元促就職既至以時相方主和議請監南嶽廟以歸三年差充樞密院編修官待次五年三促就職會魏掞之以布衣召為國子録因論曾覿而去遂力辭先生嘗兩進絶和議抑倖倖之戒言既不行雖擢用狎至不敢就出處之義凜然有不可易者尋丁内艱六年復召以未終喪辭七年既免喪復召以禄不及養辭

四年之間辭者六九年有旨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先生以改秩昇祠皆進賢賞功優老報勤之典令無故驟得之求退得進於義未安再辭淳熙元年又再辭上意愈堅始拜命改宣教郎奉祠二年除秘書郎先生以改官之命正以嘉其廉退令乃冒進擢之寵是左右望而罔市利力辭時上諭大臣欲奬用廉退執政以先生為言故有是命會有言虛名之士不可用者以故再辭即從其請主管武夷山冲佑

觀五年差權發遣南康軍事辭者四始之任先生自同安歸奉祠家居幾二十年間關貧困不以屬心涵養充積理明義精見之行事者益霈然矣至郡懇惻愛民如已隱憂興利除害惟恐不及屬邑星子土瘠稅重乞從蠲減章凡五六上歲值不雨講求荒政凡請於朝言無不盡官物之檢放倚閣蠲減除豁帶納如秋苗夏稅木炭月樁經總制錢之屬各視其邑目為之條奏或至三四不得請不已并奏請截留綱運乞轉運常平兩司發

錢米充軍糧備賑濟申嚴鄰路斷港遏糴之禁選官吏
授以方畧俾視境内具知荒歉分數户口多寡蓄積虛
實通商勸分多所全活其設施次第人爭傳録以為法
訖事奏乞依格推賞納粟人者凡數四郡瀕大江舟艤
岸者遇大風輒淪溺因募饑民築堤捍舟民脱於饑舟
患亦息先生視民如傷至姦豪侵擾細民撓法害政者
懲之不少貸由是豪強斂戢里閭安靖數詣郡學引進
士子與之講論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又奏乞

賜書院敕額及高宗御書石經版本九經註疏等書者至再每休沐輒一至諸生質疑問難誨誘不倦退則相與徜徉泉石間竟日乃反又求粟里陶靖節之居西澗劉屯田之墓孝子熊仁贍之閭旌顯之猶以不得悉行其志為恨明年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遂上疏言天下之大務莫大於卹民卹民之本又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今日民間特以稅重為苦正緣二歲之入朝廷盡取以供軍而州縣無復羸餘則不免於二稅之外

別作名色巧取於民令民負賦重若不討軍實去浮冗則民力決不可寬惟有選將吏覈兵籍可以節軍實開廣屯田可以益軍儲練習民兵可以益邊備今日將帥之選率皆膏粱子弟廝役凡流所得差遣為費已是不貲到軍之日惟望掊斂刻剝以償債負總餽餉之任者亦皆倚附幽陰交通貨賂其所驅催東南數十郡之脂膏骨髓名為供軍而輦載以輸權幸之門者不可以數計然則欲討軍實以紓民力必盡反前之所為然後乃

可草也授將印委利權一出於朝廷之公議則可以絶苞苴請托之私而刻剥之風可草務求忠勇沉毅實經行陣之人則可以革輕授非才之弊而軍士畏愛蒐閲以時冗名冗食者不得容其間又擇老成忠實通曉兵農之務者使領屯田之事付以重權責其久任則可以漸省列屯坐食之兵稍損列郡供軍之數軍籍既覈屯田既成兵民既練州縣事力既紓然後可以禁其苛斂責其寛恤廣幾窮困之民得保生業無復流移漂蕩之

患所謂端其本在於正心術以立紀綱者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此一二小人者上則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說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暬之鄙

態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彚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為引援擢寘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則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宰相師傅賔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墻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齪齪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略能驚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明言以擣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

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此一二人之門名為陛下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蓋其所壞非獨壞陛下之紀綱乃併與陛下所以立紀綱者而壞之則民又安可得而恤財又安可得而理軍政何自而脩土宇何自而復宗廟之讐耻又何時而可雪耶先生在任嘗用劉子奏事後因諫臺言用劉子非舊制遂奏乞罷黜又以致人戶逃移自劾者再以疾請奉祠者五將滿除江西提舉常平茶鹽事待次初

廟堂議遣先生使蜀上意不欲其遠去故有是命詔以脩舉荒政民無流殍除直秘閣凡三辭皆以前所奏納粟人未推賞難以先被恩命會浙東大饑易提舉浙東常平茶鹽事時民已艱食即日單車就道復以南康納粟人未推賞辭職名且乞奏事之任納粟賞行遂受職名入對其一言陛下臨御二十年間水旱盜賊略無寧歲意者德之崇未至於天與業之廣未及於地與政之大者有未舉而小者無所繫與刑之遠者或不當而近

者或幸免與君子有未用而小人有未去與大臣失其職而賤者竊其柄與直諒之言罕聞而諂諛者衆與德義之風未著而汙賤者騁與貨賂或上流而恩澤不下究與責人或已詳而反躬有未至與夫必有是數者然後足以召災而致異其二言陛下即政之初蓋嘗選建英豪任以政事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燕間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

又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已也則時聽外廷之論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公言以為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辟側媚之態既足以蠱心志其胥吏狡猾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此其生熟甘苦既有所分恐陛下未及施其駕馭之術而先墮其數中矣是

以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采公論而
士夫之勢日輕重者旣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
借力於所重以為竊位固寵之計中外相應更濟以私
日往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隳綱紀日壞邪
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愁民怨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
薦臻羣小相挺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了無所
得而國家顧乃獨受其弊其三言救荒利害如州縣旱
傷早行檢放從實蠲減勸諭人戶賑糶務得其平納粟

之人早行推賞所納米數仍減其半乞撥豐儲倉米三十餘萬石以備濟糶州縣新舊官物並且住催紹興丁身等錢預行蠲放及免米商力勝税錢量立賞格官吏違慢者奏劾昏病者别與差遣仍選差得替待闕宮廟持服官員時暫督幹其四言水旱三分以上第五等户免檢並放五分以上第四等户依此施行乞行著令及請頒行社倉條約於諸路其五言紹興和買乞議革其弊其六言南康嘗乞蠲減星子租税有司拒以對補各

細部狹不達大體其七言白鹿書院請賜書額先生所對奏劄凡七其一二皆自書以防宣泄又以南康所上封事繕寫成册用袋重封於閤門投進後五劄亦有非一時捄荒之急者當倥偬不暇給之際而憂深慮遠從容整暇蓋急於捄民罄竭忠悃不敢有所隱也先生所居之鄉每歲春夏之交豪戶閉糴牟利細民發廩強奪動相賊殺幾至挻變先生嘗率鄉人置社倉以賑貸之米價不登人得安業至是乞推行之白鹿書院事本不

暇及前期執政使人諭以且宜勿言先生因念主上未
必有鄙薄儒生之意而大臣先為此言不可及對卒言
之上委曲訪問悉從其請先生初拜命即移書他郡募
米商蠲其征及至客舟之米已輻湊復以入奏荒政數
事推廣條上情詞懇惻條目詳密日與僚屬寓公鈎訪
民隱至廢寢食分畫既定按行所部窮山長谷靡所不
到拊問存恤所活不可勝計每出皆乘單車屏徒從所
歷雖廣而人不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倉皇驚懼常若

使者壓其境至有自引去者由是所部肅然而尤以戢
盜捕蝗興水利爲急大抵措畫悉如南康時而心用尤
苦初奏紹興和買之弊至是乞先與痛减歲額然後用
貫頭科敷惟慮貞下戶受其弊則請參用高下等第均
敷及减免下戶丁錢以優之又乞免台州丁錢至於差
役利害亦嘗條具數千言申省義役之法則乞令均出
義田罷去役首免排役此官差保正副長輪收義田仍
令上戶兼充戶長又乞取會福建下四州見行産鹽法

行於本路沿海四州又乞依處州見行之法改諸郡酒坊為萬戶於拯荒之餘猶悉及他事以為經久之計先生猶以徒費大農數十萬緡無以全活一道饑民自劾又以前後奏請多見抑却幸而從者又率稽緩後時無益於事蝗旱相仍不勝憂憤復奏言為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責躬求言然後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内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為收糴之本詔戶部無得催理舊欠詔諸路漕臣遵依條限檢放稅

祖詔宰臣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
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以下結人心消其乘時作
亂之意不然臣恐所憂者不止於餓殍而在於盜賊蒙
其害者不止於官吏而上及於國家也復上時宰書云
朝廷愛民之心不如惜費之甚是以不肯為極力救民
之事明公憂國之念不如愛身之切是以但務為阿諛
順旨之計然民之與財孰輕孰重身之與國孰大孰小
財散猶可復聚民心一失則不可復收身危猶可復安

國勢一傾則不可復正至於民散國危而措身無所則其所聚有不為大盜積者耶九年以賑濟有勞進直徽猷閣辭台守唐仲友與時相王淮同里為姻家遷江西憲未行先生行部訟者紛然得其姦贓偽造楮獘等事劾之時久旱而雨奏上淮匿不以聞仲友亦自辯且言弟婦王氏驚悸病篤論愈力章至十上事下紹興府鞫之獄具情得乃奪其新命授先生先生以為是蹊田而奪之牛辭不拜遂歸尋令兩易江東辭及辭職名具言

唐仲友雖寢新命已具之獄竟釋不治則是所按不實難以復沾恩賞並不許受職名再辭新任且乞奉祠言所劾贓吏黨與衆多並當要路大者宰制斡旋於上小者馳騖經營於下若其加害於臣不遺餘力則遠至師友淵源之所自亦復無故横肆詆排為臣之計惟有乞身就閒或可少紓患害時從臣有奉時相意上疏毀程氏之學以陰詆先生者故有是言十年差主管台州崇道觀先生守南康使浙東始得行其所學已試之效卓

然而卒不果用退而奉崇道雲臺鴻慶之祠者五年自是海内學者尊信益衆十四年除提點江西刑獄公事待次以疾辭不許遂拜命十五年促奏事又以疾辭不許遂行又以疾請奉祠者再淮罷相遂力疾入奏首言近年以來刑獄不當輕重失宜甚至涉於人倫風化之重者有司議刑亦從流宥之法則天理民彝幾何不至於泯滅又言州郡獄官乞注有舉主關陞及任滿銓試第二等以上人常調關陞及省部胥吏並不得注擬若

縣獄則專委之令或不得人則無所不至亦望令縣丞
或主簿同行推訊又言提刑司管催經總制錢起於宣
和末年倉卒用兵權宜措畫其始亦但計其出納之實
數而隨以取之及紹興經界民間投印違限契約所入
倍於常歲自後遂以是年為額而立為比較之說甚至
災傷檢放倚閣錢米已無所入而經總制錢獨不豁除
州縣之煎熬何日而少紓斯民之愁歎何時而少息又
言江西諸州科罰之弊至其末篇乃言陛下即位二十

有七年而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嘗反覆而思之無乃燕閒起居之間虛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未純人欲有未盡歟天理未純是以為善不能充其量人欲未盡是以除惡未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明分角立交戰於其中故體貌大臣非不厚而便嬖側媚得以深被腹心之寄寤寐英豪非不切而柔邪庸繆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聞公議正論而有時不容非不堲讒説殄行而未免誤聽非不欲

報復陵廟讐耻而不免畏怯茍安非不欲愛養生靈財力而未免歎息愁怨凡若此彙不一而足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則必謹而察之此為天理耶為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閼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然中外融澈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之所欲為無不如志矣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正

心誠意為上所厭聞戒以勿言者先生曰吾平生所學只有此四字豈可回互而欺吾君乎及奏上未嘗不稱善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勞卿州縣除兵部郎以足疾丐祠未供職本部侍郎林栗前數日與先生論易西銘不合至是遣部吏抱印廹以供職先生以疾在告遂疏先生欺慢時上意方嚮先生欲易以他部郎時相竟請授以前江西之命仍舊職名又令吏部給還改官以後不曾陳乞磨勘蓋先生

攺秩既出特恩其後累任祠官無績可考以故不曾陳乞磨勘者十有四年先生行且辭曰論者謂臣事君無禮為人臣子有此名罪當誅戮豈可復任外臺耳目之寄章再上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宫粟亦罷辭磨勘及職名不許轉朝奉郎未踰月再召時廟堂知上眷厚憚先生復入故為兩罷之策上悟先生復召受職名辭召命以為遷官進職皆為許其間退方竊難進易退之褒復為彈冠結綬之計則其為世觀笑不但往

來胥胥之譏又促召初先生入奏事廹於疾作嘗面奏以為口陳之説有所未盡乞具封事以聞至是再辭遂併具封事投匭以進其畧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支無一毫一髮不受病者臣不暇言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為陛下言之葢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脩明軍政六者是也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動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

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猶恐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職凡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陛下之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脩身齊家而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宮省事禁臣固不得而知然爵賞之濫貨賂之流閭巷

竊言葢久已不勝其籍籍則陛下所以脩之家者恐其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往者淵覩説抃之徒勢焰熏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有前日臣所面陳者雖蒙聖慈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竊以為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内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臣竊聞之道路自王抃既逐之後諸將差除多出此人之手陛下竭生靈膏血以奉軍

旅而軍士顧乃未嘗得一温飽是皆將帥巧為名色奪取其糧肆行於貨賂干近習以圖進用出入禁闥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為欺蔽以至於此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為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者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至於輔翼太子則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宫寮之選號為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儇薄闒冗妄庸之輩或得參錯

於其間所謂講讀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有箴規之效至於從容朝夕陪侍遊燕者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唐之六典東宫之官師傅賓客既職輔導而詹事府兩春坊實擬天子之三省故以詹事庶子領之今則師傅賓客既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何其輕且褻之甚耶夫立太子而不置師傅賓客則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獨使春坊使臣得侍左右則無以防其戲慢媟狎奇

衮雜進之害宜討論前典置師傅賔客之官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至於選任大臣則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任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直以一念之間未能撤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為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掄之際常先排擯此等寘之度外而後取凡疲懦軟熟

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决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决非天下之第一流矣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宫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間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則其所以熏蒸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

姦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廷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能無所撓敗紀綱不正於上是以風俗頽弊於下蓋其為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為尤甚大率習為軟美之態依阿之言以不分是非不辯曲直為得計下之事上固不敢少忤其意上之御下亦不敢稍拂其情惟其私意之所在則千塗萬轍經營計較必得而後已甚者以金珠為脯醢以契劵為詩文宰相可啗則啗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

恥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譏衆排指為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崇宣之間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嗚呼此豈治世之事而尚復忍言之哉至於愛養民力脩明軍政則自虞允文之為相也盡取版曹嵗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為嵗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内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以為内帑之積

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内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為私貯典以私人窄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有亡其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其幾何矣而曷嘗聞其能用此錢以為制敵之計為國家一雪其恥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趣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為限以為未足則又造為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脇之於是中外承風

競為苟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掊克士卒以殖私財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祈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即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五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奏為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等級推先案牘具若則誠以為公薦而可以得人矣而豈知其諂價輸錢已備晚唐之債帥哉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乖剌如此則其智勇材畧之人孰肯抑心下首

於宦官宫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以為將帥者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修明軍政激勸士卒以强國勢豈不誤哉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憊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為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有不可為矣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急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乙宫兼崇政殿説書時上已有倦勤之意蓋將以為燕翼之謀先生嘗草奏疏言

講學以正心脩身以齊家遠便嬖以近忠直抑私恩以抗公道明義理以絶神姦擇師傅以輔皇儲精選任以明體統振紀綱以厲風俗節財用以固邦本脩政事以禦外侮凡十事欲以為新政之助會執政有指道學為邪氣者力辭新命除秘閣脩撰仍奉外祠遂不果上先生當孝宗朝陛對者三上封事者三其初固以講學窮理為出治之大原其後則直指天理人欲之分精一克復之義其初固以當世急務一二為言其後封事之上

則心術宮禁時政風俗披肝瀝膽極其忠鯁蓋所望於
君父愈深而其言愈切故於封事之末有曰日月逾邁
如川之流一往而不復不惟臣之蒼顔白髮已廹遲莫
而竊仰天顔亦覺非昔時矣忠誠懇惻至今讀者猶為
之涕下先生進疏雖切孝宗亦開懷容納武博編摩秘
省郎曹之除蓋將引以自近守南康持浙東江西之節
又知其不可强留而授之至是復有經帷之命先生之
盡忠孝宗之受盡言亦未為不遇也然先生進言皆痛

詆大臣近習孝宗之眷愈厚而嫉者愈深是以不能一日安其身於朝廷之上而孝宗内禪矣光宗即位再辭職名仍舊直寶文閣降詔奬諭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者再覃恩轉朝散郎賜緋衣銀魚改知漳州又再以疾辭不許時光宗初政再被除命遂以紹熙元年之任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加意學校教誘諸生如南康時又以習俗未知禮採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説以教子弟釋氏之教

南方爲盛男女聚僧廬爲傳經會女不嫁者私爲庵舍以居悉禁之俗大變郡有故廸功郎高登忤秦檜貶死爲奏請昭雪褒其直會朝論欲行泉漳汀三州經界先生初仕同安已知經界不行之害至是訪事宜擇人物以至方量之法洞見本末遂疏其事上之且言必可行之說三將必至於不能行之說一盖謂經界法行息爭止訟大爲民利而占田隱税侵漁貧弱者所不便及具宣德意牓之通衢則邦民鼓舞而寓公豪右果爲異議

以沮之遂因地震及足疾不赴錫宴自劾其冬有旨先行漳州經界南方春早事已無及明年屬有嗣子之喪再請奉祠除秘閣脩撰主管南京鴻慶宫先生以當上初政嘗辭前件職名已降褒詔從其請難以復受辭者再詔論撰之職以寵名儒乃拜命除荆湖南路轉運副使再辭漳州經界竟報罷遂以前言經界可行自劾三年再以疾辭乞補滿宫觀從之又數月差知静江府廣南西路經界安撫辭四年又辭主管南京鴻慶宫未幾

差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以辭遠就近不爲無嫌力辭
五年再辭有旨長沙巨屏得賢爲重會洞獠擾屬郡遂
拜命赴鎮至則遣人諭以禍福皆降之申教令嚴武備
戢姦吏抑豪民先生所至必興學校明教化湖湘士子
素知學日伺公退則請質所疑先生爲之講説不倦四
方之學者畢至又以南康漳州所申改正釋奠儀式爲
請録故死節五人爲之立廟孝宗升遐先生哀慟不能
自勝又聞上以疾不能執喪中外洶洶益憂懼遂申省

乞歸田里言天下國家所以長久安寧惟頼朝廷三綱五常之教建立脩明於上然後守藩述職之臣有以禀承宣布於下所以内外相維小大順序雖有强猾姦宄無所逞志不然以一介書生置諸數千里軍民之上亦何所憑恃而能服其衆哉又草封事極言父子天性不應以小嫌廢彛倫言頗切直會今上即位不果上上在潛邸聞先生名每恨不得先生為本宫講官至是首召奏事先生行且辭除煥章閣待制侍講辭不許又再辭

且言陛下嗣位之初方將一新庶政所宜愛惜名器若使倖門一開其弊豈可復塞至於博延儒臣專意講學蓋將求所以深得親歡者為建極導民之本思所以大振朝綱者為防微慮遠之圖顧問之臣實資輔養用人或繆所繫非輕蓋先生在道聞南内朝禮尚闕近習已有用事者故預有是言又不許遂奏乞且依元降指揮帶元官職奏事者再及入對首言乃者天運艱難國有大咎所謂天下之大變而不可以常理處者太皇太后

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丕圖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矣然自頃至今亦既三月或反不能無疑於逆順名實之際禍亂之本又已伏於冥冥之中竊為陛下憂之尚猶有可諉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此則道心微妙之全體天理發用之本然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誠即是心而充之所謂求仁得仁而無怨終身欣然樂而忘天下者臣有以知陛下之不難矣借曰天命神器不可無

傳宗廟社稷不可無奉則轉禍為福易危為安亦豈可舍此而他求哉充吾未嘗求位之心則可以盡吾負罪引慝之誠充吾未嘗忘親之心則可以致吾溫凊定省之禮始終不越乎此而大倫正大本立矣次言為學莫先於窮理窮理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又三劄言湖南歲計入少出多不可支吾乞裁減差到諸班換授歸正雜色補官員數邵州邊防全無措畫以致滛人侵犯乞

移置寨栅增撥戍兵潭州城壁乞行計度脩築既對面
辭待制侍講不許翌日又辭待制職名乞改作說書差
遣以為未得進說而先受厚恩萬一異時未效消埃而
疾病不支遂竊侍從職名而去則臣死有餘罪上手札
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牢辭以副朕崇
儒重道之意遂拜命會趙彥逾按視孝宗山陵以為土
肉淺薄掘深五尺下有水石旋改新穴比舊僅高尺餘
孫逢吉覆按亦乞少寛日月别求吉兆有旨集議臺史

憚之議遂中寢先生竟上議狀言壽皇聖徳神功宜得吉土以奉衣冠之藏當廣求術士博訪名山不宜偏信臺史罔上誤國之言固執紹興坐南向北之說委之水泉沙礫之中殘破浮淺之地不報覃恩轉朝請郎賜紫章服實録院同脩撰再辭不許拜命受詔進講大學先生以平日論著敷陳開析務積誠意以感上心遂奏乞除朔望旬休及過宫日分不以寒暑雙隻日月諸假故並令早晚進講又乞置局看詳四方封事瑞慶節免稱

賀皆從之復因有旨脩葺舊東宮為屋三數百間遂具
四事奏言當上帝震怒災異數出畿甸百姓饑餓流離
太上皇帝未獲進見壽皇山陵未卜太皇太后皇太后
皆以尊老之年煢然憂苦不宜大興土木以就安便壽
康定省之禮所宜下詔自責頻日繼往顧乃逶迤舒緩
無異尋常太上皇帝必以為此特備禮而來其深閉固
拒而不得見亦宜矣朝廷紀綱尤所當嚴上自人主下
至百執事各職業不可相侵今進退宰執移易臺諫皆

出陛下之獨斷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正使其事悉當於理亦非為治之體况中外傳聞皆謂左右或竊其柄而其所行又未能盡允於公議乎此弊不革臣恐名為獨斷而主威不免於下移欲以求治而返不免於致亂末復申言韮宮之卜不宜偏聽臺史膠固繆妄之言墮其交結眩惑之計皆不報先生進講每及數次復以前所講者編次成帙以進上亦開懐容納且面諭以求放心之說甚善所進册子宮中嘗讀之令後更為點來

先生知上有意於學遂以劄子勉上進德其畧言願陛
下日用之間語默動静必求放心以為之本而於玩經
觀史親近儒學已用力處益用力焉數召大臣切劘治
道俾陳今日要務畧如仁祖開天章閣故事至於羣臣
進對亦賜温顔反覆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
戚而又因以察其人才之邪正短長庶於天下之事各
得其理又奏禮經勅令子為父嫡孫承重為祖父皆斬
衰三年嫡子當為父後不能襲位執喪則嫡孫繼統而

代之執喪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為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可知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壽皇聖帝至性自天孝誠內發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以大布所宜著在方冊為世法程間者遺誥初頒太上皇帝偶違康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以世嫡承大統則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遵壽皇已行之法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沙淺黃之服不惟上違禮律且使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

痛之然既往之失不及追改惟有將來啟殯發引禮當
復用初喪之服則其變除之節尚有可議欲望明詔禮
官稽考禮律預行指定會孝宗祔廟議宗廟迭毀之次
有併請祧僖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祫祭則正東向
之位者有旨集議僖順翼宣四祖祧主宜有所歸自太
祖皇帝首尊四祖之廟以僖祖為四廟之首治平間議
者以世數寖遠請遷僖祖於夾室未及數年王安石等
奏僖祖有廟與稷契無異請復其舊詔從之時相雅不

以熈寧復祀僖祖爲是先生度難以口舌爭遂移疾上議狀條其不可者四以爲藏之夾室則是以祖宗之主下藏於子孫之夾室至於祫祭設幄於夾室之前則亦不得謂之祫欲别立一廟則喪事即遠有毁無立欲藏之天興殿則宗廟原廟不可相雜議者皆知其不安特以其心急於尊奉太祖三年一祫時暫東向之故不知其實無益於太祖之尊而徒使僖祖太祖兩廟威靈相與爭較强弱於冥冥之中并使四祖之神疑於受擯徬

徨躑躅不知所歸令人傷痛不能自已今但以太祖當日追尊帝號之心而黙推之則知太祖今日在天之靈於此必有所不忍又况僖祖祧主遷於治平不過數年神宗皇帝復奉以為始祖已為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所謂有其舉之而莫敢廢者乎又擬為廟制以辯議者一旦并遷僖宣二祖析太祖太宗為二之失復引元祐大儒程頤之說以為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蓋出僖祖安得為無功業議狀既上廟堂持之不以

聞既毁撤僖宣廟室更創别廟以奉四祖宰相既有所偏主樓鑰陳傅良又復牽合裝綴以附其説先生所議頗達上聽忽有旨召赴内殿奏事因節畧狀文及為劉子畫圖以進上然之且曰僖祖國家始祖高宗孝宗太上皇帝不曾遷今日豈敢輕議欲令先生於榻前撰數語以御批直罷其事先生方懲内批之弊因言乞降出劄子再令臣寮集議既退復以上意諭廟堂而事竟不行經生學士知禮者皆是先生一時異議之徒忌其軋

已權姦遂從而乘之上之立也丞相趙汝愚寔與知閤門事韓侂冑謀之侂冑於太皇太后為親屬因得通中外之言侂冑自謂有定策功居中用事先生自長沙辭免待制侍講已微寓其意及進對復嘗再三面言又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共攻之龜年出護使客侂冑益得志先生又於所奏四事疏中斥言左右竊柄之失後因講筵留身復申言前疏乞賜施行既退即降御批云憫卿耆艾方此隆冬恐難立講已除卿宫觀宰相執奏不行

明日徑以御批付下臺諫給舍亦爭留不可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力辭尋除知江陵府又力辭仍乞追還新舊職名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慶元元年又乞追還舊職不許趙丞相亦罷誣以不軌謫永州丞相既當大任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以觀新政先生獨惕然以侂冑用事為慮既屢為上言又數以手書遺生徒密白丞相當以厚賞酬其勞勿使得預朝政且有分界限立紀綱防微杜漸謹不可忽之意

丞相方謂其易制所倚以為腹心謀事之人又皆持禄苟安無復遠慮丞相既逐而朝廷大權悉歸侂胄先生自念身雖閒退尚帶侍從職名不敢自嘿遂草書萬言極言姦邪蔽主之禍因以明其寃詞㫖痛切諸生遂諫以筮決之遇遯之同人先生默然退取諫藁焚之自號遯翁以廟議不合乞收還職名又以疾乞休致不許先是吏部取會磨勘至是轉朝奉大夫又辭職名乞休致又以嘗妄議山陵自劾又言已罷講官不敢復帶侍從

職名詔依舊秘閣脩撰二年又言昨來疏封錫服封贈廕補磨勘轉官皆為已受從官恩數乞改正沈繼祖為監察御史上章誣詆落職罷祠四年十二月以來歲年及七十申乞致仕五年依所請六年三月甲子終於正寢十一月壬申葬建陽縣唐石里之大林谷嘉泰二年除華文閣待制與致仕恩澤傅伯壽故家子嘗執弟子禮恨不薦已先生辭次對除脩撰也伯壽行詞有慢僞等語及先生沒伯壽守建寧又不以聞故復職之命猶

生存也自先生去國侂胄勢益張鄙夫憸人迎合其意以學為偽謂貪黷放肆乃人真情潔廉好禮者皆偽也科舉取士稍涉經訓者悉見排黜文章議論根於理義者並行除毀六經語孟悉為世之大禁猾胥賤隸頑鈍無耻之徒往往引用以至卿相繩趨尺步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從遊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遊市肆以自别其非黨先生日與諸生講學竹林精舍有勸以謝

遣生徒者笑而不答先生既歿善類悉已排擯羣小之勢已成侂胄志氣驕溢遂至擅開邊釁幾危宗社而生靈塗炭矣開禧三年侂胄伏誅凶徒憸黨根株斥戮嘉定元年詔賜謚與遺表恩澤明年賜謚曰文又明年贈中大夫特贈寶謨閣直學士後以明堂恩累贈通議大夫先生平居惓惓無一念不在於國聞時政之闕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辭厲易退之

節則一語不合必奉身而亟去其事君也不貶道以求售其愛民也不狥俗以苟安故其與世動輒齟齬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然紹道統立人極為萬世宗師則不以用舍為加損也自韋齋先生得中原文獻之傳聞河洛之學推明聖賢遺意日誦大學中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先生蚤歲已知其說而心好之韋齋病且亟屬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

彥冲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則吾死不恨矣先生既孤則奉以告三君子而禀學焉時年十有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之經傳徧交當世有識之士雖釋老之學亦必究其歸趣訂其是非延平李先生學於豫章羅先生羅先生學於龜山楊先生延平於韋齋為同門友先生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延平稱之曰樂善好義鮮與倫比又曰頴悟絶人力行可畏其所論難體認切至自

是從遊累年精思實體而學之所造者益深矣其為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持敬之方莫先主一既為之箴以自警又筆之書以為小學大學皆本於此終日儼然端坐一室討論典訓未嘗少輟自吾一心一身以至萬事萬物莫不存理存此心於齊莊靜一之中窮此理於學問思辨之際皆有以見其所當然

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然充其知而見於行者未嘗不反之於身也不睹不聞之前所以戒懼者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際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事物相接而品節不差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不安於偏見不急於小成而道之正統在是矣其為道也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禀陰陽五行之氣以生則太極之理各具於其中天所賦為命人所受為性感於物為情統性情

為心根於性則為仁義禮智之德發於情則為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端形於身則為手足耳目口鼻之用見於事則為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常求諸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巳參諸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貫徹古今充塞宇宙無一息之間斷無一毫之空闕莫不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先生之於道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聖賢而無疑矣故其得於巳而為德也以一心而窮造化之原盡性情之妙達聖賢

之藴以一身而體天地之運備事物之理任綱常之責明足以察其微剛足以任其重弘足以致其廣毅足以極其常其存之也虚而静其發之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不窮其守之也歴變履險而不易本末精粗不見其或遺表裏初終不見其或異至其養深積厚矜持者純熟嚴厲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索而精猶以為義理無窮歳月有限常歉然有不足之意盖有日新又新不能自已者而非後學之所可擬議也其

可見之行則脩諸身者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其閒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屨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匕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嘗有須史之離也行於家者奉親極其孝撫下極其慈閨庭之間内外斬斬恩義之篤怡怡如也

其祭祀也事無纖鉅必誠必敬小不如儀則終日不樂已祭無違禮則油然而喜死喪之禮哀戚備至飲食哀經各稱其情賓客往來無不延遇稱家有無常盡其歡於親故雖疎遠必致其愛於鄉閭雖微賤必致其恭吉凶慶弔禮無所遺賙恤問遺恩無所闕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若其措諸事業則州縣之施設立朝之言論經綸規畫正大宏偉亦可概見雖違道而行道不能施之一

時然退而明道足以傳之萬代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册聖經之旨不明則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於大學中庸則補其闕遺别其次第綱領條目粲然復明於論語孟子則深原當時答問之意使讀而味之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之於易與詩則求其本義攻其末失深得古人遺意於數千載之上凡數經者見之傳注其關於天命之微人心之與入德之門造道之域者既已極深研幾探賾索隐發其旨趣

而無遺矣至於一字未安一詞未備亦必沉潛反覆或達旦不寐或累日不倦必求至當而後已故章旨字義至微至細莫不理明詞順易知易行於書則疑今文之艱澁反不若古文之平易於春秋則疑聖心之正大決不類傳注之穿鑿於禮則病王安石廢罷儀禮而傳記獨存於樂則憫後世律尺既亡而清濁無據是數經者亦嘗討論本末雖未能著為成書然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若歷代史記則又考論西周以來至於五代取司

馬公編年之書繩以春秋紀事之法綱舉而不繁目張而不紊國家之理亂君臣之得失如指諸掌周程張邵之書所以繼孔孟道統之傳歷時未久微言大義鬱而不章為之裒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於世太極先天二圖精微廣博不可涯涘為之解剥條畫而後天地本原聖賢藴奥不至於泯没程張門人祖述其學所得有深淺所見有疏密先生既為之區别以悉取其所長至或識見小偏流於異端者亦必研窮剖析而不没其所短

南軒張公東萊呂公同出其時先生以其志同道合樂與之友至或識見少異亦必講磨辯難以一其歸至若求道而過者病傳注誦習之煩以為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不假脩為可以造道入德守虛靈之識而昧天理之真借儒者之言以文老佛之説學者利其簡便詆訾聖賢捐棄經典猖狂叫呶側僻固陋自以為悟立論愈下者則又崇奬漢唐比附三代以便其計功謀利之私二説並立高者陷於空無下者溺於卑陋其害豈淺

淺哉先生力排之俾不至亂吾道以惑天下於是學者靡然向之先生教人以大學語孟中庸為入道之序而後及諸經以為不先乎大學則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之以論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旨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其於讀書也又必使之辯其音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義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知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為已務實辯

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葢亦欲學者窮理反身而持之以敬也從遊之士迭誦所習以質其疑意有未諭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覆戒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見於言進道難則憂形於色講論經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至諸生問辨則脫然沉痾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為憂摳衣而來遠自川蜀文詞之傳流及海外至於邊徼亦知慕其道竊問其起居窮鄉晚出家蓄其書私

淑諸人者不可勝數先生既歿學者傳其書信其道者益衆亦足以見理義之感於人者深也繼往聖將微之緒啓前賢未發之機辨諸儒之得失闢異端之訛繆明天理正人心事業之大又孰有加於此者至若天文地志律歷兵機亦皆洞究淵微文詞字畫騷人才士疲精竭神常病其難至先生未嘗用意而亦皆動中規繩可為世法是非姿禀之異學行之篤安能事事物物各當其理各造其極哉學脩而道立德成而行尊見之事業

者又如此秦漢以來迂儒曲學既皆不足以望其藩墻而近代諸儒有志乎孔孟周程之學者亦豈能以造其閫域哉嗚呼是殆天所以相斯文篤生哲人以大斯道之傳也先生疾且革手為書屬其子在與門人范念德黄榦尤拳拳以勉學及脩正遺書為言翌旦門人侍疾者請教先生曰堅苦問温公喪禮曰疎略問儀禮領之已而正坐整冠衣就枕而逝門人治喪者既一以儀禮從事而訃告所至從遊之士與夫聞風慕義者莫不相

與為位而聚哭焉禁錮雖嚴有所不避也嗚呼天又胡不慭遺以永斯道之傳而遽使後學失所依歸哉先生所著書有易本義啟蒙蓍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詞集註辯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語孟集義孟子指要中庸集畧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本朝名臣言行録古今家祭禮近思録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録皆行於世先生著述雖多於語孟中庸大學尤所加意若大學論

語則更定數四以至垂没大學誠意一章乃其絶筆也其明道垂教拳拳深切如此楚詞集註亦晩年所作其愛君憂國雖老不忘通鑑綱目僅能成編每以未及脩補為恨又嘗編次禮書用工尤苦竟亦未能脱藁所輯家禮世多用之然其後亦多損益未暇更定平生為文則季子在彚次之矣生徒問答則後學李道傳嘗裒輯鋟版未備也娶劉氏追封碩人白水草堂先生之女草堂即韋齋所屬以從學者也其卒也以淳熙丙申其葬

以祔穴子三人長塾先十年卒次埜廸功郎監湖州德清縣户部新市犒賞酒庫後十年亦卒季在承議郎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女五人婿儒林郎静江府臨桂縣令劉學古奉議郎主管亳州明道宫黄幹進士范元裕仲季二人亦早卒孫男七人鉅銓鑑鐸銍鉉鑄鉅從政郎新差監行在雜買務雜賣場門銓從事郎融州司法參軍鑑廸功郎新辟差充廣西經略安撫司準備差遣餘業進士女九人婿承議郎主管華州雲臺觀

趙師夏進士葉韜甫周巽亨鄭宗亮黄輅從政郎紹興府會稽縣丞趙師若黄慶臣李公玉曾孫男六人淵洽潛濟濬澄女七人先生殁有年矣狀其行者未有所屬筆在以幹從學日久俾任其責先生既不假是而著幹之識見淺陋言語卑弱又不足模倣萬一追思平日步趨謦欬則悲愴哽咽不忍書亦不忍忘也竊聞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

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絶至先生而始著蓋千有餘年之間孔孟之徒所以推明是道者既以煨燼殘闕離析穿鑿而微言幾絶矣周程張子崛起於斯文湮塞之餘人心蠧壞之後扶持植立厥功偉然未及百年踳駁尤甚先生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則摭其言行又可畧與輙掾同志之議敬述世系爵里出處言論與夫學問道德行業人之所共知者而又私竊以道統之著者終之以俟知德者

考馬謹狀

嘉定十四年正月日門人奉議郎主管亳州明道宫黄榦狀行狀之作非得已也懼先生之道不明而後世傳之者訛也追思平日之聞見參以叙述萛誄之文定為草藁以諗同志反覆詰難一言之善不敢不從然亦有參之鄙意而不敢盡從者不可以無辨也有謂言貴含蓄不可太露文貴簡古不可太繁者夫工於為文者固能使之隠而顯簡而

明是非愚陋所能及也顧恐名曰含蓄而未免於晦昧名曰簡古而未免於艱澁反不若詳書其事之為明白也又有謂年月不必盡記辭受不必盡書者先生之用舍去就實關世道之隆替後學之楷式年月必記所以著世變辭受必書所以明世教狀先生之行又豈可以常人比常體論哉又有謂告上之語失之太直記人之過失之太訐者責難陳善事君之大義人主能容於前而臣子反欲

隱於後先生敢陳於當世而學者反欲諱於將來
乎人之有過或具之獄案或見之章奏天下後世
所共知而欲没之可乎又有謂奏疏之文紀述太
繁申請之事細微必録似非行狀之體者古人得
君行道有事實可紀則奏疏可以不述先生進不
得用於世其所可見者特其言論之間乃其規模
之素則言與行豈有異耶事雖微細處得其道則
人受其利一失其道則人受其害先生理明義精

故雖細故區處條畫無不當於人心者則鉅與細亦豈有異耶其可辨者如此則其尤淺陋者不必辨也至於流俗之論則又以為前輩不必深抑異學不必力排稱述之辭似失之過者孔門諸賢至謂孔子賢於堯舜豈以抑堯舜為嫌乎孟子闢楊墨而比之禽獸衛道豈可以不嚴乎夫子嘗曰莫我知也夫又曰知德者鮮矣甚矣聖賢之難知也知不知不足為先生損益然使聖賢之道不明異

端之說滋熾是則愚之所懼而不容於不辨也故
嘗太息而為之言曰是未易以口舌爭百年論定
然後知愚言之為可信遂書其語以俟後之君子
幹謹書

勉齋集卷三十六